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唐代落第诗中落第举子的经济生活

黄云鹤 刘 凡

摘要：唐代落第诗作为研究落第士人的重要资料，史学界一直利用不足。本文旨在挖掘落第诗在经济史方面的史料价值，通过与其他文献对比，客观评价唐朝落第举子的经济状况。

关键词：唐代；落第诗；举子；经济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5-0080-04

落第诗作为科举的副产品，在全唐诗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年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注意落第诗的研究，不过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落第诗文本、所反映的情感特质、落第者心态及落第诗与科举等方面进行研究，很少关注落第诗在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价值。本文通过落第诗中关于唐朝举子经济生活的记载，并参考其他文献，考察唐朝举子经济生活状况及其产生原因，从一个特殊视角解读唐代士人的生存状态。

“穷”是唐代落第诗的一个重要命题，如马戴在《下第别郢扶》中写道：“穷途别故人，京洛泣风尘。”^①孟郊落第后慨叹：“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②“穷”在落第诗中有多重含义，主要是仕途之“穷”和经济之“穷”，这里主要讨论其经济之“穷”。很多落第诗以叙说落第后经济上困境为主题，如晚唐诗人曹邴在《下第寄知己》中描写其寓居京城时的生活状态，非常具有代表性：

举头望青天，白日头上没。

归来通济里，开户山鼠出。
中庭广寂寥，但见薇与蕨。
无虑数尺躯，委作泉下骨。
唯愁揽清镜，不见昨日发。

字面上没有“穷”字，但字里行间透出生活的窘境。曹邴是桂林人，来京赴考，屡试不第，由于路途遥远，为了第二年能够参加考试，只好寓居长安。他居住的通济里，在长安城南，已接近终南山，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家无长物，只有山鼠进进出出，唯一可以作伴的是天上的星星，可见其孤独与穷困。及第后想起这段经历，还痛心地说：“僻居城南隅，颜子须泣血。沉埋若九泉，谁肯开口说。”^③这是一种连颜渊都无法忍受的困苦。杜荀鹤也曾有此经历，他在《长安冬日》中述说其落第后寓居长安时境遇写道：

近腊饶风雪，闲房冻坐时。
书生教到此，天意转难知。
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
还应公道在，未忍与山期。^④

寒冷的腊月，风雪交加，空房冷屋，书生独坐，如同枯柏，令人心寒。但为了能够获得“公道”，还是不忍离去。有此经历的落第举子很多，他们通过多种文学形式，记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如孙樵在《寓居对》中写道：

长安寓居，阖户讽读。悴如冻灰，癯如槁

①《全唐诗》卷555，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

②《全唐诗》卷374。

收稿日期：2008-02-05

作者简介：黄云鹤（1964-），女，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刘凡（195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③曹邴：《曹邴诗注》。

④《唐风集》卷上。

柴，志枯气索，怏怏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排户入室，咤骇唧唧，且曰：惫耶饿耶？何自残耶？对曰：樵天付穷骨，宜安守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挟文倒屣，读书烂舌，十试泽官，十黜省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囊装锁空，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①

久试不第，十年长安的寓居生活，酷暑炎炎，赤热难耐，而更难以忍受的是饥肠辘辘；寒冬腊月，破被烂衫，寒气袭骨，彻夜难眠。以至“悴如冻灰，癯如槁柴”，连相识的朋友都无法辨认，活脱脱一个落魄潦倒的穷书生形象。韩愈在《与李翱书》中回忆其困居长安经历时就深切地感叹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人以度时日。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②八、九年的时光，就靠“乞食”度日，后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在落第诗中，举子还有一种穷困形象，即“戴破帽，骑蹇驴”。^③举子骑驴形象见于唐诗中很多，如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欷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踖踖。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骑着一头“瘦驴”跟随在达官贵人高头大马后面，四处觅举，一幅穷困落魄形象。再如景福二年，孙定下第后也曾写道：

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

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

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

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④

一个落第失意的书生，骑着一头蹇驴，凄惶地独行于风雨之中，一幅困窘悲怆的举子行役图。这个形象在笔记、杂史中也有记载。如《太平广记》卷311引《录异记》：“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惟一仆一担一

驴而已。”“一仆一担一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穷困举子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

二

造成落第举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科举。唐朝科举一年一次，偏远地区的举子落第后，为参加第二年科举，来不及回家，只好选择临时寓居在京城或游历其他州郡，温习功课和觅举。一个举子一年在外的花销是很大的，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还有为觅举而进行的各层次社会交往的开销。如贞元初进士张汾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⑤常年在外，家中带来的物资已经用尽，生活因此陷入窘境。王维在《送丘为落第归江东》中写道：“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身为京城客，不断科举，千金散尽，只好回归故里。贾岛在其《下第》诗中也慨叹：“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⑥下第后，只剩下空空行囊，如何在京城中住下去。孟郊多次落第，也是“长为路傍食，著尽家中衣。别剑不割物，离人难作威。远行少童仆，驱使无是非。”^⑦家中带来的衣物已经穿破，童仆也没了。孟郊总结造成这种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本想通过读书求得富贵，而由于连年失利而至贫。公乘僖曾科举近三十年，常年科举的结果是：“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尘。”^⑧罗隐常年科举，也是“仙桂高高似有神，貂裘弊尽取无因。”^⑨参加科举频率高，花费巨大，是造成唐朝举子贫困的主要原因。

造成落第举子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谋生手段，当他们“赋成无处换黄金”时^⑩，一旦家庭供给短缺，自身又“拙于谋生”，便会陷入生存困境。中国传统上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农、工、商三民都从事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则主要从事着精神产品的生产，若想生存，就必须实现精神产品向物质产品的转换。而中国传统社会提供给他们实现知识与社会交换途径过于狭窄，主要是入仕为官，将他们的知识售于帝王家，换取生活所必须的物质产品。

^⑤《太平广记》卷496。

^⑥《全唐诗》卷572。

^⑦《全唐诗》卷374。

^⑧王定保《唐摭言》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⑨罗隐，《罗隐集·甲乙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罗隐集·甲乙集》。

^①《孙樵集》卷7。

^②《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

^③《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

^④《唐诗纪事》卷66，商务印书馆。

这些人除了会读书之外，无任何一技之长，一旦落第，无法实现知识与生活物质的转换，情况就可想而知。正如姚合在劝慰朋友王求下第时所说：

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
求食道路间，劳困甚徒役。
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
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
为农昧耕耘，作商迷贸易。
空把书卷行，投入买罪责。
六月南风多，苦旱土色赤。
坐家心尚焦，况乃远行客。
羸马出郭门，钱饮晓连夕。
愿君似醉肠，莫谩生忧蹙。^①

士子落第后，满腹“经世筹”无处销售，难以用它换来维持生计的物质食粮。而这些读书人除此之外，便“无活身策”。他们“为农昧耕耘，作商迷贸易”，而且面对“六月南风多，苦旱土色赤”，“坐家心尚焦”，如何能受得了“为农”、“为商”的艰辛！所以生活陷入“日被饥寒迫”的窘境。马戴在《下第别郢扶》中也曾写道：

穷途别故人，京洛泣风尘。
在世即应老，他乡又欲春。
平生空志学，晚岁拙谋身。
静话归休计，唯将海上亲。^②

一生志于学，一旦学无所成，又“拙谋身”，生存就陷入困境。这不只是唐朝落第士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历代落第士子所共同的特征。后人曾总结为：“农焉而劳之不任，商焉而财之无资，工焉而巧之不素，丐焉而面之无皮。”^③很多举子落第后，无所事事，游荡于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色的“帮闲”一族。

三

如何解读落第诗中落第举子的贫困，这些文献是否能够真实地反应唐朝落第举子整体的经济状况？毫无疑问，无论是落第诗还是其他文学作品，他们所描写的落第士人的贫穷都有夸大成份，尤其是落第者自身所写作品，多少都有些自哀自怜，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只是特殊群体，不能代表整体，我们不能从中简单地得出唐朝落第举子整体经济状况都很贫困的结论。在唐朝落第举子群体中，确实

存在贫困现象，贫困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家庭本身贫困，这是真正的贫穷，在唐朝举子中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家庭并不贫困，而自身短期困乏。落第诗中所反映的情况多数属于第二种，即那些落第后寓居在京城或到其他州郡游历，长期从事科举的漂泊一族的经济状况，它并不能真实反应其家庭经济情况，很多举子的境况会随着科举和游历的结束而改变。所以，唐朝落第诗中所描写的举子贫困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阶段性和临时性。

唐朝落第举子家庭整体经济状况如何？唐朝举子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宋以后各时代相比，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从举子群体构成看，唐朝举子多数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子弟，尤其是官宦大族子弟占有很大比例。以及第者为例，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统计：两《唐书》所载 830 名唐代进士中，士族子弟达 589 人，占总数的 70.96%；小姓约 109 人，占 13.13%；寒素家子弟 132 人，仅占总数的 15.9%。^④这些数字从侧面反映参加科举者世家大族子弟之多。这种构成是与唐朝所处特定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唐朝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由家族到家庭演化的重要时期，旧的门阀家族势力要想保持下去，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科举。此时的门阀贵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仍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科举制度实行初期不完善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科举的掌控。他们子弟在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如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⑤他们对科举表现出极大热情，众多子弟都加入到科举大军之中。正是由于举子的特殊构成，才决定他们在经济上不会贫困。

其次，从土地占有情况看，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拥有土地多少是衡量一个社会群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准。文献中没有关于唐代落第士人土地占有情况的精确记载，但从现有的资料做出初步的判断。如唐陆龟蒙，自称贫寒之士，“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还有茶园，“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不知这种“贫寒”从何谈起；孟浩然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他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中写到：“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

①《全唐诗》卷 496。

②《全唐诗》卷 555。

③《改良绘图解人颐》广集卷上《寓意集》。

④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68 年 12 月。转引自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 11 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⑤王谿，《唐语林》卷 4，中华书局，1997 年版。

不闻城市喧。”王维作《送孟六归襄阳》也写到：“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说明他在家乡襄阳城外有田园土地，收入足以过衣食无忧、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①；如殷尧藩在劝慰落第举子许浑诗《寄许浑秀才》中写道：

文字饥难煮，为农策最良。
兴来锄晓月，倦后卧斜阳。
秋稼连千顷，春花醉几场？
任他名利客，车马闹康庄。

“秋稼连千顷”可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一定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在唐朝，若以土地占有划分贫富，曾有过五十亩为标准的记载。《新唐书·袁恕己传》卷120载：“贞元二年，……量地给牛，不满五十亩不给。（袁）高以为圣心所忧，乃在穷乏。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请两户共给一牛。从之。”五十亩以下即为穷人。这也许不实，现实生活中可能比这要低。如唐武则天时代的员半千在上书中自陈：“臣家货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②这是一个几世官宦之家，在均田制下，其所有土地只有三十亩，可见，上述标准则过高。但是，即使以此为标准，衡量上述落第举子的经济状况，也远远在贫困线以上。尤其是他们很多人都拥有田庄别业，在《全唐诗》、《全唐文》中屡见记载，如卢纶有《落第后归终南别业》、岑参有《送胡象落第归王屋别业》等，下第后返回别业，说明他们经济状况很好。

再次，从举子读书科举所需要的费用上看，绝不是普通农民家庭所能承担的，前文已经谈及。而落第诗及其他一些文献中所描写的最典型的贫穷举子形象是“一仆一担一驴”，这些举子能够在教育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时代完成学业，身边有仆人，也足以说明他们经济条件绝非普通农民所能比的。另外，他们骑驴，实际上与贫寒无关，而是出于政府的规定。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因举子多“车服僭差”而规定“不许乘马”，所以“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手，亦皆骑驴。”^③这一点是古代文学作品对人们举子形象理解的误导。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可以肯定唐朝举子整体家

庭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不排除个体贫困，如喻坦之“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久寓长安，囊罄，忆渔樵，还居旧山。盖困于穷蹇，情见于辞矣。”他在《陈情献中丞》中写道：“贡乏雄文献，归无瘠土耕。沧江长发梦，紫陌久惭行。”^④他不仅在外贫困，家庭情况也不好。一些家庭贫困也是由于子弟不断科举造成的。唐玄宗时赵匡上《举选议》，列举科举十大罪状，其七就是：“羁旅往来，糜费实甚，非唯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⑤原本富裕的家庭，为科举所累，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唐朝落第举子家庭整体实际经济状况与落第诗所描写情景有所出入，这关系到如何利用落第诗在经济史方面资料价值问题。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一方面要考虑剔出其夸大成分，同时还要清楚其所描写的语境和对象。唐朝落第诗中有关经济情况的资料适合于特殊的小群体研究，而不能应用于整体性，否则就会出现以偏概全问题。落第诗中所描写的落第举子寓居、游历时的生活状态，是唐朝举子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殊经历，客观地分析这一特殊时段的境况，是研究唐朝落第士人生活状态的重要部分，而落第诗给与的形象描述，是研究这一特殊时期所离不开的资料。

The hope realizes the riches and honor through the culture, actually because of culture, but is poor

HUANG YUN-he LIU Fan

(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Jilin Education College, 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Tang Dynasty poetries about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s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study candidates who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s, but the history of academia has been under-utilized. This paper aims to tap the poetr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literature, to gi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bout candidates who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poetries about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s; candidates who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s; economical life

(责任编辑：闫丽)

①辛文房，傅璇琮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2，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

③《太平广记》卷183。

④《唐才子传校笺》卷9。

⑤《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